

白虹

彭图 著

那一晚风清月朗，夜半时分，月亮升到中天，
炎热逐渐被晚风吹散之时，
掠过茂密的桑榆桃杏树顶，纷纷坠落在村东的三清观里，
接着乘凉夜坐的人们同时看到北方天际出现的一弯白色长虹，
那一刻，天地仿佛凝冻，世间的一切皆失去了声音一会儿，
狂风暴雨骤然而至。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83165

白虹

情人的侧脸正被狂风吹散之时，一轮圆月升到中天。

一群白色的鸽子随风而至

无声地掠过荒凉的墓林松栎树顶，纷纷坠落在村东的三清观里

彭图 著

寒夜坐的人们同时看到北方天际出现的一弯白色长虹，那一刻，天地仿佛凝冻，世间的一切皆失去了声音一会儿，狂风暴雨骤然而至。



RBG24/19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虹/彭图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3

ISBN 7 - 5063 - 2589 - 6

I. 白… II. 彭…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1464 号

白 虹

作者: 彭 图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E - 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270 千

印张: 12.75

插页: 3

印数: 001 - 8000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589 - 6/I · 2573

定价: 1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长清道长

—

沱河村坐落在沱河东岸层层叠叠绵延起伏的黄土高崖上，与县城隔河相望。村里百十来户人家，大多青砖瓦舍，桃柳掩荫，仲春时节，站在县城城墙上东眺，只见沱河蒸起的淡淡烟霭中，嫩绿的榆柳夹裹着一团团红桃白杏的花雾，柳烟花雾中隐着一截截粉墙，一座座青屋，颇有一些诗情画意。

村北一条大道劈开高崖，几个拐弯，一溜下来直通沱河。大道半坡处离村口五道庙百十步远的地方，坐北向南有一个小小院落，土筑的板墙，也有五七株桃杏榆枣，正屋却只三孔土窑。沱河村只此一家住窑，便成一独特风景，村人管这院子叫雷家窑院。

在前清慈禧老佛爷逃难西安，车驾驻跸县城前三年秋天，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妇人拖着个五岁的男孩子沿路乞讨来到沱河村，自称是内蒙一家大户人家的内眷，三个月前，家门遭了仇家洗

劫，一门大小十七口被杀。当时，她带着儿子在五十里外的娘家省亲，这才逃得性命。为避仇家斩草除根，辗转逃到此地。晚间宿在窑中，忽然得了一梦，梦中一白发婆婆告诉她说，不必再逃了，此地就是你将来的家。醒来后，看看这窑洞修整修整尚可存身，却不知是村里谁家产业，可愿让给他们母子居住？

其时正值晚清乱世，义和团闹得纷纷扰扰，地方上土匪盗贼蜂起，这等仇杀之事屡见不鲜。

沱河村村南半里之遥有一座奶奶庙，庙中正神圣火娘娘极有灵验，往往化一白发婆婆给人托梦，村里人十分虔信，见这妇人出言吐语、行为举止皆是大户人家样子，母子落难，本就十分可怜，又有圣火娘娘托梦，动了扶贫惜弱的心肠，帮他们整修了窑洞，筑起了土墙，妇人拿出一支金簪买材料做了门窗，酬谢了帮忙的村人，一年后，又拿出一对金镯买了窑顶三亩六分地，母子俩便在这窑洞院里安居下来。妇人名叫苏金凤，说她夫家姓雷，儿子名叫雷大甘。

苏金凤不但做一手好针线，描鸾绣凤没人能比，且通医道，行得好针灸，普通病症不能说手到病除，却也能治个七七八八，为人又豁达大方，不上几年就赢得村里人普遍尊敬。

苏金凤年轻貌美，寡妇弱子住在四面无邻的村外，初时，村中浮浪子弟免不了觊觎之心，言语挑逗、逾墙越院企图不轨。苏金凤露了医病手艺后，渐渐再没人敢对她心存妄想。据说苏金凤会点穴，有个赖皮缠她不休，她严辞温语都斥他不退，一次又来纠缠，苏金凤一个分花拂柳，点了他三处穴道，他站在那里腿不能动，口不能言，一个时辰后，苏金凤让儿子在他背上击了一棍，他才踉跄而去，从此在苏金凤母子面前规规矩矩。

母子俩种着三亩六分地，苏金凤做针线、看病也有些收入，倒也衣食不缺。雷大甘十八岁时，母子俩又掏了一孔新窑，新窑

整饬好，能住时，苏金凤给他成了家，娶得是城西太白村穆家的女儿，叫穆宝莲。过门五年头上，给雷大甘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取名玉琪，二儿子叫玉琳，玉琳三岁时，穆宝莲又从城里天主教养生堂抱养了一个女儿，取名夭夭。小日子一天天过得红火起来。

这年春天，苏金凤手植的三株杏树，两株桃树，春花开得分外繁盛，粉白粉红的杏花团团簇簇如一朵朵云，灼灼艳红的桃花蓬蓬勃勃似一捧捧火，嚶嚶嗡嗡的蜜蜂整日喧闹枝头，微风吹过，摇落一院花雨，将一座窑洞小院的春色摇曳得满院生辉。晚上，月光将花树映在白纸窗上，屋里也荡满了春光。苏金凤望着那纸窗上的花枝，听着身旁两个孙子微微的鼾息，渐渐沉入梦境。梦境中，她坐在花树下簸着谷种，二孙子玉琳在身旁抓着谷子嘻闹，院里忽然闯进一只斑斓猛虎，叼了玉琳就跑。苏金凤大吃一惊，抓起簸箕就打那虎，一下没打着，谷子扬了满院。苏金凤高喊着儿子儿媳的名字，追着老虎就追出了院门，追下了河坡，到了沱河滩上，忽然不见了老虎，她正在四处着望，就听一声炮响，对面县城城墙上旌旗招展，忽啦啦站起无数兵丁，众兵丁刀剑鲜明，两个扎红头巾，穿红衣的刽子手将一个精壮的汉子推到前面，那汉子对了她大喊：“金凤，快逃，保住咱们的孩子，不能绝了我甘家的根。”就见刽子手举起鬼头大刀，“不！不要！”苏金凤大喊一声，霍然醒来，身上冷汗淋漓。

这梦做得蹊跷，苏金凤眼望着月光映照下白纸窗上摇曳的花枝，再不能入睡。第二天起来，便觉头晕目眩，浑身酸软。吃过早饭，前额上拔了两次火罐，略觉清爽些，安顿儿子去窑顶种谷，打发两个孙子去河滩上挑菜走后，对儿媳说：“大甘家的，我这身子眼见是一天天不行了，昨儿夜里又梦到了你公公，恐怕不久就要到地下和他见面去了，你给我备上几份黄表，我想到奶

奶庙去烧烧香。”

“娘，好好的，哪里就身子不行了。”儿媳叮叮当当收拾着碗筷：“可能昨天簸谷簸得累了。说你歇着，你硬要簸。到奶庙庙，我和你一齐去，夭夭这几天有点烧，我正想去庙里呢。圣火娘娘她老人家一定会保佑的。”

苏金凤叹口气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但愿娘娘保佑。”

儿媳以为婆婆是为她自己的病体祈福，却哪里知道婆婆的心事。

婆媳俩收拾停当，刚走出街门，却见坡下跑上一匹黑马来，马上一个老头子抱着一个孩子，那孩子却正是二孙子玉琳。

苏金凤定睛一看黑马背上那人，揉揉眼，再要看时，身子一软，倒在地上。

那时玉琳还是个六七岁的童子，有事没事总爱往河滩上跑，母亲的巴掌多少次落在他的屁股蛋上，就是打不退他的顽心。

这天，他和九岁的哥哥到河滩上去挑甜苣，春天时，这种清苦的鲜嫩野菜是穷人家饭桌上离不开的美味。哥哥是个懂事的孩子，一到地里便不抬头，眼睛里只有野菜，他挑的甜苣还没苦住篮底就满河滩跑开了。拨开干枯的芦根找鸟蛋；撵着蹿出的野兔满河滩跑。

眼看那只灰黄色皮毛的野兔被追到了河边，却被一个花白头子的老头子一鞭子抽死了。小玉琳见那活蹦乱跳的野兔倏然间蹬着四腿倒在老头子脚下，愣了一愣，却没停住奔跑的脚步，他扑过去提起那只野兔正想逃走，一眼看到拖在地面上蛇一样的马鞭，身子抖了一抖，灵机一动，将野兔送到老头子面前说：

“这兔子我撵出来的，你要不打死它，我肯定能撵上，你打死了它，那就给你吧。”

老头子没接他的兔子，也没说话，眼睛一直盯着他，从头到脚看，从脚到头看。

小玉琳被他盯得害了怕，大着胆子说：“你要不要？不要，我就放下了，我得挑甜苕去……”

他想放下兔子撒丫子溜乎，老头子没给他这机会，蹲下来，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说：“娃娃，你是不是姓甘？”

玉琳更加害怕，挣扎着扭头寻找救援，却发现身边只有他和这老头子，再就是那匹安安静静低头吃草的马和手中的死兔。小心中就想：糟了，这下糟了，这老头子一定是个专抓小孩子的人，我怎么才能哄得他放我呢？他首先想到哭，马上又否定了这方案，这老头子可既不是爹娘奶奶，也不是村里人，你哭，他总不理你；接着又想在老头子手上咬一口，然后逃走……

老头子却不容他想得更多，紧逼着他说：“娃娃，你不用害怕，只要你告诉我你姓什么，这只野兔就是你的了。”

小孩子总是经不住诱惑，一听野兔可以属于自己，马上忘记了害怕，说：“那你放开我，我告诉你。”

老头子却怕他飞了似的，迟疑着慢慢放开那条小胳膊。又急切地问一句：“你是不是姓甘？”说时眼睛里喷着炽热的火，能把玉琳烧化。

玉琳紧紧抱着那只野兔说：“我姓雷，也，也，也姓甘，行了吧？”

“雷？你爹是不是叫甘大雷？”老头子说着情不自禁又来拉孩子的胳膊。却被早有防备的玉琳泥鳅一样滑开了，一边说：

“你这老头子怎么什么都知道？你认识我爹吗？”

“快说，你爹是不是叫甘大雷？”老头子情急之下，声音提高了。

小玉琳抱着兔子后退一步说：“你知道了还问什么？我爹叫

雷大甘，也叫甘大雷。我叫雷玉琳，也叫甘玉琳。我跟我爹的姓。我这次可全告你了，你息心了吧？我要挑菜去了，啊儿？”说走，却不敢返回身跑，一步一步眼盯着老头子往后退。

“不”，老头子炸雷般说完这个字，忽然仰天哈哈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声音哽咽，泪流满面：

“苍天，苍天，我终于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娃娃……”低头看那孩子时，孩子早抱着兔子跑出十几步远了。

“娃娃，你站住，不要怕，我是你爷爷，我是你爷爷甘黄宇……”

甘黄宇喊着，奋起神威，几个箭步就追上了甘玉琳，不容孩子挣扎，双手在他两肋一卡，将他举过头顶，嘴里一声唿哨，那匹浑身漆黑四只白蹄子的战马奔了过来，抱着孙子一跃跳上马背，对挣扎着的孙子说：

“快领我回家，我是你爷爷，你奶奶，还活着吗？……”

也不等孙子回答，两腿一夹马肚，向沱河村奔去。

二

在甘玉琳的记忆中，奶奶永是一付病病歪歪的样子：额头上印着两个或三个火罐印，咳嗽、喘息，呻吟……她很少有动怒骂人的时候，总是那么慢声细语，却又有一股慑服人的力量。娘那样的性子，也从不敢和她顶嘴。娘奶了夭夭后，他就住到奶奶的窑里和哥哥一起陪奶奶了。

晚上，奶奶精神好时，常向他们讲他们的爷爷，说他们的爷爷是个像戏里演的窦尔敦一样的草莽英雄。他武艺高强，为人侠义，他手下的弟兄都很尊重他……在阴雨连绵的秋夜和朔风怒号

的冬夜，奶奶的话特别多。

从奶奶慢声细语的讲述中，玉琳印下了两幅图画。一幅是一个夏日的傍晚，西天上烧着一朵朵火一样的云彩，云彩映在一条沱河那样的河里，将静静流淌的河水染得像一匹红缎子。河岸上有一片柳树林，柳林外有一片芦苇荡，柳林里拴着一头驴。火把云彩烧得发了蓝的时候，从芦苇荡里走出两个年轻人来，一个二十三、四，一个才十六岁。两个人走到驴跟前，男的解开驴，正要扶女的上时，从一棵大柳树后走出一个拿着铜水烟袋的老头子来。老头子笑嘻嘻对两个年轻人说，回来了？庙里风景不错吧？两个年轻人都低了头不说话。老头子说，回吧，天快黑了……

奶奶说，那老头子是笑里藏刀，三天后的一个深夜，你爷爷喝醉了酒，正睡觉，被那老头子领人捆粽子一样捆了起来，吊在马棚里水蘸麻绳打得死过去好几次，后来扔进了那条河里。你爷爷命大不该死，正好那天有两个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好汉，躲避官兵追捕，藏在芦苇荡里，看到你爷爷被扔进河里，才将你爷爷救起，一起上了大青山。一年以后，你爷爷带人回来，杀了那老头子一家，带着我上了山，上山寨的第二年，我生下了你爹。

奶奶说，那老头子姓夏，是咱们家的仇人。他抢了我们苏家一块水地，你姥姥爷不服气，和他打了七八年官司，他买通了衙门里的人，你姥姥爷官司打不赢，卖光了地，卖光了房，最后气死了，你姥姥爷死后，你姥姥娘也死了。姓夏的说我们家还欠他的钱，把我抢进他家做他的三姨太。我到他家后，认识了你爷爷，你爷爷是他家的护院，没爹没娘，从小跟着一个叫七偏头的异人，学得一身好本事，能飞檐走壁，能驯没人近身的烈马。那次，我说做了一个梦，得到三十里外的一个庙里去进香，让你爷爷护着我去。回来，被姓夏的老东西发现了，把你爷爷扔到河里，把我打得死去活来。他们没想到你爷爷还活着，报了你姥姥

爷家的血海深仇……

甘玉琳记住的第二幅画面是一个漆黑的深秋雨夜。许多人冒雨悄悄爬到山上，哨卡上的人被杀死了，枪声打得像炒豆子一样，火光一闪一闪，忽然冒起了冲天大火，山寨的房子被烧了，泥水里到处是死尸，奶奶抱着爹在泥水中滚爬……

奶奶说，那天，有人送来信，说附近的一座山寨遭到官军和蒙古王爷的袭击，让爷爷赶快派人去救，爷爷带人走后，预伏在山寨外的官军和蒙古王爷的军队攻进了山寨。惨祸发生前，她就提醒过爷爷，说山寨弟兄中有几个怕是有了异心，劝爷爷多给他们些银两打发他们离开山寨。爷爷认为她是妇人之见，不让她干预山寨之事。出事那天，她又劝爷爷让别人去，自己不要离开山寨。爷爷走后，奶奶感到心惊肉跳，没敢在房里睡，带着父亲从房后的暗道悄悄躲到山寨后的一个石洞里。那暗道是历任寨主为防万一的救命之路，山寨里一般人不知道有那样个去处。奶奶的细心救了她们母子。后半夜，山寨火起后，她知道预料中可怕的事终于发生了，她冒着危险等爷爷回来。后来看到爷爷被埋伏的官军打伤抓走后才带着儿子从后山逃走。草原上一座毡房里的牧民收留了他们。

后来，她听说山寨里被剿的片瓦不存，爷爷也被杀害，才一路乞讨辗转回到口里。爷爷老家的人都知道爷爷当了土匪，她不敢回，走到沱河村后，她看到这村里人好，不欺负他们孤儿寡母，便隐姓埋名住了下来。她告诉他们，他们不姓雷，而是姓甘，他们爷爷的名字叫甘黄宇。她告诫他们，现在虽然民国了，但这些话只能他们弟兄俩知道，对他们的娘也不能讲，她说女人嘴不牢，讲出去就会引来仇人，那时就要满门犯剿，全家人就一个也活不成。

甘玉琳牢牢记着奶奶的话，对谁也没讲过这些秘密。但他不

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对那个陌生的老头子讲？是慑于他的威势吗？是怕他手中的皮鞭吗？还是由于那只兔子的诱惑？为什么那些话不由自主就讲出来了呢？难道冥冥中真有什么让自己讲出来的力量吗？

当时他可不是这样想的，当那自称是他爷爷的老头子带他上马后，他想这定是仇人或官府的人来杀他们全家了，他口不严谨了祸，他可怎么对得起奶奶呢？绝望中，他拼命挣扎，扯老头子的胡子，咬老头子的手臂，扯不着咬不着时便大哭大叫。在河滩里的甘玉琪听到他的哭喊，看到那情景，也哭喊着拼命追了来。

那些年，甘黄字匹马单身跑遍了口里口外，一座座帐篷打问，一个个村庄访查，他坚信他一定会找到大雷母子的下落。那时他已什么也不相信了，只有这一点，他却是那样坚信不移。只要他们母子还在世上，他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找到他们。他宵旰露宿，求神问卜，耗尽了所有钱财。

这天，他疯狂地奔跑了半夜功夫，人和马都疲惫到了极点。才在早晨时赶到沱河边让马喝水歇息，他自己坐在那里想心事，一头倒在芦苇梗上就睡着了。醒来时，日头已高，吃了几口干粮，喝了几口河水，正准备上路，却看到一个孩子在河滩上追一只野兔。不知一种什么原因，打从他第一眼看到那个孩子，他的心就狂烈地跳了起来。一种就要发生一件大事的预感使他激奋不已。他不由自主想帮那孩子逮住那只野兔。由于激动，下鞭狠了些，没把握住力量，一鞭便把那兔子抽死了。他本来是要捉活的，把兔子送那孩子的。当他看到那兔子一阵抽搐倒在他脚下时，他心里忽然涌上一阵悲凉况味。他本想跨上马默默离去，让那孩子等他走远了再来捡那死兔。岂料那孩子居然向他奔了过来。一时间他眼中出现了幻觉，他看到那奔来的是他的儿子大雷。大雷母子和他失散时，大雷正是这个年龄。当那孩子捡起兔

子仰着小脸向他献上时，他越发惊呆了。怎么会这样像？怎么会这样巧呢？大雷两个字几次涌上舌尖，他几乎就要叫出声了。是那孩子的话使他从迷惘中醒来，可孩子那声音却更使他相信，他已经找到他要找的人了。

三

甘黄字的突然归来使甘家窑院的窑洞足足动荡了一月之久。哭，笑，大吵大闹，大嚷大叫……病中的奶奶一下子变得精神了，稀疏的头发每天捋得油光，身上穿上平时过年过节的衣裳，洗刷得纤尘不染；两只粽子似的小脚像得胜鼓槌一样颠进颠出，敲得地面咚咚响。让年轻的儿媳不住撇嘴。

儿媳从婆婆与突然归来的公公的言词间听出了不少跷蹊，公公回来的第一个夜晚，夜深人静时，她推醒酣睡的丈夫一再追问：

“爹不是让仇人杀了吗？怎么会回来呢？”

甘大雷说：

“我怎么会知道呢？”

“那你说，这到底是不是你爹？”

“怎么会不是，我爹我还认不出来吗？”

“你说，你爹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二十多年了，我又没见过他，怎么会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不是说后来，是说以前，你没离开他时。”

“你胡问什么，你不是都知道吗？你管他干什么的？睡吧，困死了。”

甘大雷翻了个身，背对妻子。任凭妻子怎么掐他、推他只是

不理。

女人总是好奇心重，问丈夫问不出个所以然，便找着空子直接去问公公。第二天晚饭时，做好饭，给全家人都端上饭去，儿媳站在炕沿下端了碗，一边喝稀饭，一边搭讪着问公公：

“爹，你这几年一直干什么呢？怎么一直不回来？”

“一直找你们呀，找不到你们怎么回来？”

“那爹做什么营生呢？”

“营生，鸟的个营生，耍刀片，耍枪杆，当土匪。”

一句话说得儿媳手中的碗几乎掉到地上，泼出的稀饭撒了一前襟。甘黄宇却声震屋瓦哈哈大笑起来。他是真高兴，说什么也高兴。只想笑，痛痛快快笑。妻子用筷子重重敲了一下碗边对丈夫说：

“你胡吡什么？媳妇问你正经话，你看把媳妇吓的。”

“怕什么？我家的媳妇胆小了还行？看这孙子，他就不怕，狗日的我抱着他，他在马上还又踢又抓，把我的胡子抓下一大把来。”

说着话，重重在二孙子头上拍了一巴掌，扳过二孙子的小脑袋来亲了一口，却又被二孙子揪住了胡子。甘黄宇手轻轻一托，便将二孙子放到自己脖子上。

这样的欢乐并没能持续多久。

甘黄宇嗜酒如命，每顿饭都要喝，且必须有肉。饭量又大得惊人。这对于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方可勉强度日的甘家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负担。除了甘黄宇还有他那匹马，甘家那时只养一头毛驴。种地和别人家的毛驴配了套才能种。现在忽然添了一匹马，要精草精料喂。原来计划好的驴的草料就大不够了。当时正是春耕春种时节，青黄不接，过日子更得量入为出。

不愉快首先从马身上开始了。这天甘大雷在妻子撺掇下要牵

马去耕地。他扛着犁，牵着马还没走出院门，被父亲看到了。

“站住！”

甘黄字炸雷般一声吼，从窑里奔出来：

“奶奶的，你要干什么？让我的踢雪乌骓耕地？这是千里马，它是耕地的吗？”

甘黄字从儿子手里一把夺过缰绳。

“爹，那就闲养着它吗？”

甘大雷惊急之间，把妻子的话端了出来。

“闲养着？”甘大雷勃然大怒：“闲养什么？你说闲养什么了？把你个不孝的东西。”

甘黄字一个耳光打得儿子的脸立刻馒头似地肿了起来。这也只使了三成力。甘大雷捂着腮帮子呆呆望着父亲，内心一片茫然，他不知他怎么得罪了爹。

正在屋里奶孩子的儿媳一直盯着院里，见丈夫挨了打，身子一哆嗦，奶头上吊着孩子便冲了出来，她冲着公公嘿嘿冷笑着说：

“爹，不用它耕地，你老莫非还骑着它走？咱们可是庄户人家呀！”

她把庄户人家四个字说得特别重。甘黄字长须抖动，狠狠瞪了一眼儿媳，朝甘大雷吐了口唾沫：

“老子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窝囊东西！早知如此，当初在山寨里一刀劈了你。”

“现在也不迟啊，山寨里，哼哼！我早知……”

“你早知什么？”

甘黄字目露凶光，拳头攥得咯吧响。儿媳吓白了脸。后退一步，却又迎上去，眼光毫不退让地迎着公公的目光。怀里的养女夭夭吐开奶头，“哇”一声哭起来。

“大雷家的，你不害臊！”

婆婆不知什么时候已悄然站在丈夫身旁。眼睛锥子似的盯着儿媳敞开的怀。儿媳的脸立时烧成一块红布。抱着孩子旋风般跑回窑洞去了。甘黄宇眼睛狠狠盯着儿媳后背。

“他爹，你今年多大了？”妻子推了把老头子。柔声问道。

“唔！什么？扯臊皮。”甘黄宇摸一把胸前的胡子，瞪了老妻一眼。

“我还当你二三十岁呢？”妻子笑了，对儿子说：“大雷，把马牵回去。好好刷洗刷洗，备好鞍鞴，你爹要出去散心。你爹回来，咱们合家团圆，就是天天过年也应该。”说到这里，提高声音说：“记住，你爹回来了，他就是一家之主，做儿女的要孝顺。连父母的话都不听，那是枉披一张人皮。老头子，换换衣裳，出去散散心吧。”说着，推老头子回了自己的窑洞。

儿媳侧着耳朵，听到公公和婆婆在争吵，似乎婆婆要公公穿什么衣服，公公坚决不穿。最后声音没有了，似乎公公终于屈服。一会儿就见一个全身戎装的人从婆婆窑里出来。儿媳看呆了眼。公公一身军官衣服，肩上佩着有红边的肩章，威风凛凛。这一身打扮立刻使这个小院显得既窄巴又土气，而公公那结实的身板似乎一下子高大了许多。

儿媳从玻璃里望着公公牵马走出街门，望着那一双穿长统皮靴的脚跨上马背，心里也是一片茫然。这个突然归来，死而复生的公公在她心中越发神秘了。但这神秘丝毫没减轻她对这突然降临的满身匪气的老头子的嫌恶。她毕竟没有这个家庭其他成员与老头子血缘上的那种亲近。老头子的突然从天而降，打破了这个家庭多少年的安宁与平静，婆婆、丈夫、儿子都高兴得发了疯。尤其婆婆，简直像一下子倒退回四十年，刚刚做了新嫁娘一般。在儿子、儿媳、孙子们面前丝毫不避讳和老头子的亲昵，老头子

回来那天，她又哭又笑，对着孙子倒在老头子怀里，让那老土匪抱着满地转。接着翻箱倒柜梳妆打扮，把家里藏着的好吃的全给老头子弄出来摆在面前，等不及旁人，亲自颠着一双小脚买回酒来，和老头子面对面一盅一盅陪着喝。全然忘记了这家里其他人的存在。

从见到公公的第一面起，儿媳就断定，公公决非如婆婆和村里人所说，是口外一家富户的子弟。公公那抬手动脚和满嘴粗鲁的语言，使她心中有种强烈的不安。这种不安逐渐演变为一种嫌恶，怎么看这个公公怎么不顺眼。从她试探着问公公，公公说出土匪那两个字以后，这种不安这种嫌恶就越发强烈了。

四

儿媳穆宝莲嫁到甘家已经十年了。她娘家在城西太白村，家里种着十来亩地，父亲兼做屠户，日子过得也还宽裕，如果不是父亲爱赌爱饮，家境还会更好些。她母亲是个老童生的女儿。老童生考了一辈子连个秀才也没考取，后来嗜上鸦片，家越来越穷。放出话来：谁能给他半斤鸦片，他就把女儿给谁。宝莲娘聪明漂亮知书识理，可就命苦。宝莲爹那次恰巧赢了一大笔钱，听到老童生的话，当即买了半斤烟土交了聘礼，把宝莲娘娶过门。宝莲爹脾气暴躁，心情好时和妻子嘻嘻哈哈，浑话连篇，心情不好时对娇妻非打即骂，无论是他心情好时的行为还是他心情不好时的行为都让宝莲娘十分痛苦。这痛苦一方面是肉体上的，一方面是精神上的。为了减轻这双重痛苦的熬煎，她皈依了佛教，在屠户家里吃斋念佛，为丈夫所杀的生灵超度，为自己和女儿祈祷好运。